

書

書

論辨類五

古文辭類纂五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柔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

此仿明允書論而為之者也書論以湯武相衡又以伊周並論此亦以齊魯證商周同一機軸

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敗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未也乃可以存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日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日後世寢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命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

蘇秦兄弟何嘗不
知此計

秦之攻燕趙未嘗存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蠶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搏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

老泉惜其有量而才子由
又惜其有才而無術

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
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
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
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
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
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自取而未知以
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
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
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
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
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
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
狂之勢此二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

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
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
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
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
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
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
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
所以自用之於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蘇子由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
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名貴其兄弟佗去帝
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凌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
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

梅云信妙似老泉法

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漚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尙在不出十年漚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漚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疆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漚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墻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儲欣曰恨安石王韶之用邊而歷數漢文帝之柔勝爲萬世法

8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方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

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三河之固而不敢枝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于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于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于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

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恐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剪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儀翟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

內有府兵外有方鎮
互相鈐制此唐而立
法之善

管子曰唐罷府兵始置
龍武神策為禁兵不過三數
萬人以備天子扈從藩衛而
已故祿山之叛叛市人以
賊德宗蒙塵危殆者四
年歸甲兵皆散在郡國自
河朔三鎮皆不統于帝師

之臣亦不至于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
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
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
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
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
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
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
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
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
究利害之本未猥以成敗之遺踪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
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
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
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

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
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
甯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
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振四方然劉從諫為
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
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
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
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鬪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
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
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
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

子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
 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
 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
 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
 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
 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于盜矣可
 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為已存也財失復得曰
 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王介甫復讐解。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
 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
 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
 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

儲欣曰議至正韓柳
 後不可無此篇

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于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
 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與相
 為敵讐蓋讐之所以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
 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
 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為亂世之
 為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
 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復
 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
 說曰凡復讐者書于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
 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
 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讐之然則
 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
 其未也日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

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甯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益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劉才甫息爭

當時論學家各持門戶之見即方先生亦不免太峻才甫和易者也故為是說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郟子有萇弘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為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為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

為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為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為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為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為事為朱之學者以詆譏陸子為能吾以為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楊墨者為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為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為訾訾之大盜至肱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

操室中之戈而為門內之鬪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眾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為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為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迹雖不同以為似曾子似子貢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為其不足與我解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紛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古文辭類纂五

序跋類一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古文辭類纂六

太史公讀春秋麻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

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

衽席關雎作

後漢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章懷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

其萌故咏關雎其萌故咏關雎按太史公意蓋以關雎即為師摯作與

孔鄭說論語摯為魯哀時人異義不知亦是韓詩說否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

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

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為會

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

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

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為霸主文

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

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
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
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
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
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鐸椒為楚威王傳為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
章為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
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
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為呂氏
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公孫固一篇十八
章在藝文志儒家
各往往摭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麻譜
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
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麻人取其年月數

家隆於神通譜謀獨紀世謚魚按麻人譜謀二類七略併
為麻譜入數術略其數家隆

於神運鄒子終始之流也入諸子略陰陽家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

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

指著於篇為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今本治古文者徐廣
一云治國聞者魚

按當作治國
聞者為是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

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

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

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

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

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

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疆兵併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蠡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皇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就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8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

茅坤曰讀秦楚之際
月表而海內土崩
之始末具矣甚可累歎
而太息也而彼其人者
鞠其間一切撥亂世之
正者特圖茲豈水神
武而聖者乎

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
稱帝患兵革不休以存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各
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玉跡之興起於閭巷合
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
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
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
乎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
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
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
地上不過百里下二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康叔曹鄭或
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疆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

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
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
為王者九國維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
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為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
濟阿甄以東薄海為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
淮穀泗薄會稽為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
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
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
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
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疆庶孽
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
侯或驕奢快邪臣計謀為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
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

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乘其阨塞地稱疆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疆要之以仁義爲本司馬子長高祖功臣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甯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尙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藩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緹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

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疆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劉子政戰國策序。

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駿然沖溶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也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尙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

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彊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彊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彊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短長之說

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峭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甯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刑

曰周麻已移仁不代母董鳩先生云宋書志五德遞王有以相生為義按前漢律麻志引劉歆三統麻謂周以木德王漢高祖代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間猶共工氏在包犧神農之間霸而不王為間位不當五德之序此文首言周麻已移應以漢代而天復以秦值其位者耳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不代母耳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

梅本篇首有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十四

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怵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日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

效六
士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鄫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彙按太史公年表序託意高妙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文多因太史公語議論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撫仿之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甯宗子維城毋侮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

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阨隘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尙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祿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

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
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
波漢之陽亘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
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
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
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
謂橋柱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
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
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
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
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晁錯之計削吳楚武
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
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

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
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擲損諸
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
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
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與富室
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
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巔
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旣成遂據南
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
角稽首奉上璽鞞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嬖豈
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合河爾氏
刻梓家訓

古文辭類纂六

序跋類二

古文辭類纂七

韓退之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韓退之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易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

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費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韓退之章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薑塢先生云章貫之初貶果州後改巴州盛山今夔州府開縣胸臆漢志作胸忍胸音劬忍如字說文作胸臆徐鉉讀胸音蠢臆音允今雲陽縣唐雲安縣也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

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
可生者豈韋侯謂哉章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
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
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雷其容而消
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
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
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章侯所為十二詩遺余者
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
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
屬胸臆也及此年章侯為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於是
盛山十二詩大行於時章侯俾余題其首

禁中下脫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洋州許使君為京兆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李使君為諫議大夫監州府嚴中書為秘書監溫司馬為起居舍人皆系閣下凡五十七字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

日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樵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日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韓退之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序。

茅順甫云風雅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闕

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旣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是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大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尊俎旣陳肴羞惟時醖筮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尊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

茅鹿門語雷萬春嘗
作南齊雲黃梨洲以為
不誤按黃說也

去疾忠臣子李何安陸
人言上書

持滿按隊自拔求全非惟理
有所不可抑亦勢有所不能
愚孤城中億萬生靈非成邊
乘障可比若令盡捐累重
則眾志先摧矣中朝議論
如係風捕景豈不可笑子
厚南府君解云睢陽事不
惟以能死為名善守者功而
以出言以取教立謹以怒寇
保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
西此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
則天討可行即退之所云
救應江淮者也嗚呼張許二
公心事微韓柳二公孰能
知之

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
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
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
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
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
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
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蟻蟻子
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
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
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
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
城之陷自遠所分始

黃瑀先生云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
言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則當時有安

為是語者去疾不以此詆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
詳而苟同之也 以此詆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
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
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
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
得免其他則又何說

新唐書云議者謂巡守睢陽眾六萬
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

夫食人甯若殺人於是張澹李紆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
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輸
等皆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

當時之誣下一段申翰等之論兼為張許辨謗而以小人
為上好議論五句當二公之初守也甯能知人之卒不救棄
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
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
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
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
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

追議此而責一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
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
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
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
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
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
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
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
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
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
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
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
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

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
圍中籍大厯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
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
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
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
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
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
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
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
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
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
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

8

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
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
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方侍郎云標然若秋雲之遠可望而不可即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
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
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
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
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
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
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
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

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

書者曾氏之徒也

此語程子亦取之朱子載之集注前然
最推子游似子游
之徒所為而於子游稱字會子有子稱子似聖
門相沿稱皆如此非以稱字與子為重輕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
以命禹余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
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
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
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
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
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
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
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
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

篇之首嚴而立之。

柳子厚辨列子。

子厚自謂貶官無事。積百家書馳騁上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今辨列子諸篇皆是也。

張湛東晉人注列子其書梅本作其事

朱子曰孟子莊子文氣俱好列子沒有迂僻處子曰列子侈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文以峻奇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消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柳子厚辨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曉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以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眾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亂惡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子厚讀諸子表在慎取故多所刊削近日方苞侍郎刪定荀子管子用此法也廷侍郎康取未盡善

柳子厚辨鬼谷子。

方侍郎云破空而游邈然難攀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鑿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隘使人狃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交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

過矣儲欣曰晉人失取南此劉公北惠尤劉元魏之後裂而為周齊鬼谷子當於此時蓋北人之好亂樂禍祖作除庚者為之以此得以于隋志也先生一辨有功世道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

極本無神字

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柳子厚辨鵠冠子

習之亦以鵠冠與穰苴孫武等諸子並稱謂是以自成一室之言者蓋當時此書盛行且謂賈生竊其語故子厚辨之

余讀賈誼鵠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鵠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鵠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鵠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鵠冠子遷

昌黎讀鵠冠子及四稽
五至之說而善之惜其不
遇于時子厚獨疑其偽
可見古人讀書者有見
地

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
鵬冠子書亦必不取鵬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
不類

8

柳子厚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
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
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
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
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
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
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
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
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

神力控錄

激滌萬物中龍百態
是以激先生之文非第此
篇已也

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
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
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
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
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余
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
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
萬類清瑩秀徹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
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
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
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
溪石上

儲欣曰序次固先生擅場後議論捺縱並入妙

合河甫氏
刻梓家訓

古文辭類纂七

序跋類三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古文辭類纂八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為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紕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

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闕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

茅順甫云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畫次如掌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

蜀已而復失唯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

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敘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入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呼見者自古林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

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永叔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

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敘。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留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倍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薑塢先生云公嘗自跋此序謂謝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予所自得此序之作惜無謝尹知音云云余謂公此文前幅近於瑰放莽蒼故自熹耳要

之公筆力有近弱處故於所當馳驟回斡處終未快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加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
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
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
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
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鮫魚金礦於山鑿深而
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
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
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
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
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
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
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
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
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
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
於其間故得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
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
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
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
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
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
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
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
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
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子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宋聖興天下一定

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子而子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子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

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嘆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

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尙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旣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游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旣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

拓本為末有與甯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十二字

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海峯先生云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經緯此篇雖不及

祕演之煙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
儒術善為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
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
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
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
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
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
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
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

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林若不答其走
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
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
為哉醉則以此謂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
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
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
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儼雖傲
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稱病聽其言終日不厭
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
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
願為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見用於世其
材莫見於時若孝其筆墨馳騁文章瞻逸之能可以見其
志矣

歐陽永叔釋祕演詩集序。

茅順甫云多慷慨嗚咽之音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子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游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圖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圖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子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輒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子乃見其盛衰則子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嬾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岬嶂江濤海涌甚可壯也遂欲往游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合河肅氏
劉樺家訓

序跋類四

古文辭類纂九

8

會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呂東萊云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王道思云何等謹嚴而雍容敦博之氣宛然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日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

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存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

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始不相
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
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
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
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
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蠡起
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
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
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
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
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
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
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

梅本與若夫

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尙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
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
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
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
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
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
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旣惜其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
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
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

何義門曰三代以後少此議論
。有醇氣淳意云云
。此宋文之不愧也
也

頌義自為一篇從漢書有敘傳耳揚子法言提以十三篇敘列於卷末至宋咸平而升之五年書古書次第為唐人所汨亂者多矣。考隋書列女傳頌義一卷劉歆撰與漢書植頌一卷保孫撰讚一卷係於內書十五卷之後或歆亦自有頌至宋亡之未可知也

何義山曰相提一事蓋指

又從劉書以戒天子而未言者指其本下之

子孫子云說二南書也

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

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今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琬瑀之飾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其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免置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矜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

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日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

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業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

以致臣之意焉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范師道蘇州長洲人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方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處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奏肆言仁宗嘗虚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財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

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衰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缺失羣公奉法遵職海內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忭爲公之墓銘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文九
王道思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 茅順甫云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

公所爲書號仙臆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闔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任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

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

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真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薑塢先生云切論大臣者堯抗疏自陳臣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章絳之賜詞旨狂躁荆公爲致堯墓誌亦載此事故不果用

然真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權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

荆川云言先大夫之忠謹
而歸之天子此原為儒
者老成之序也非淺學
所及

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
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紕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
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
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
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
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
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
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
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
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
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
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
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8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茅順甫云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熙甯二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
為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
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
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
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
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
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
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
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寢久以為故常其從容道義之
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論莫不道去者之
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

士大夫仕于宋可謂幸
矣其在館閣之選者尤
幸且崇此序此亦可
想見大都矣

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願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予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祝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

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繁複曲盡而不厭此自爲傑作熙甫愛之非過也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

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

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合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以炯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橐者非歟曰焚橐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橐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橐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橐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由是乎此

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國

合河肅氏
尉輝家訓

九

九

卷之二